



雙城記 何冀平

從音樂開始

小魚仙艾莉奧居住的深海王國，是禁止音樂的，但小魚仙非常喜歡唱歌，為此和父王產生爭執，十分痛苦。直到她踏足陸地，遇到王子，把音樂和愛帶回海洋，沉寂的海底成為充滿魔力、愛和音樂的王國。這是安徒生的童話故事，卻來自真實的生活。從音樂開始，是所有人的記憶，從媽媽懷抱中的童謠，到歲年年不同的階段，一段音樂歌曲可以使你追憶起不同的時光。香港的孩子認識祖國，是從音樂開始的。「培僑」、「香島」是愛國學校，父母送子弟來讀書，是希望出生在港的子女，從小認識自己的國家。60年前已有升旗禮唱國歌，培僑還做過學生大合唱《黃河》，「風在吼，馬在叫，黃河在咆哮」，從小就印在腦中。

「我眼中的音畫中國」是中央音樂學院和港澳辦以音樂為題，舉辦的京港澳大學生文化交流節。其中「詩詞中的『他』和『她』」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情境音樂會，音樂與詩詞結合，從詩經的《桃夭》、《蓼莪》，到李白、蘇軾，再到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，流傳數百上千年的中華名篇，化作歌聲、器樂、吟唱，從學生稚嫩的歌喉中婉轉而出，演繹成古時男女初遇、分離、相思、團圓的愛情故事，竹笛曲調

悠揚，古箏聲聲清脆，大提琴低吟淺唱，一場東西交融、古今匯通的跨界演出穿越古今。情境音樂會的策劃人之一就讀於中央音樂學院的香港學生吳洛蕙，吳洛蕙在民族音樂的浸潤中長大，終於進中央音樂學院求學。老師將中國文化融入教學，以書法的運筆發力和音樂的起承轉合類比，學生欣賞昆曲、戲劇，以中華音樂文化為起點，追尋民族記憶，感悟家國情懷。

今年的金鐘新年音樂會在香港舉行，主辦方有中國文聯、香港文聯、中國音協等，中央音樂學院交響樂團與香港歌劇院聯合演出。這一晚，尖沙咀文化中心音樂廳人頭湧湧，不少朋友都來出席。中央音樂學院的管弦樂隊列坐台上，每一個樂手都很年輕，歌唱家、鋼琴、琵琶、古箏、二胡演奏家個個年輕，好像剛放下書本就來上場的學生，女指揮陳琳爽朗幹練，好一派青春漾漾。

一曲《幸福歡歌》拉開序幕。最挑動觀眾熱情的是香港莫華倫呈獻經典歌曲《我的太陽》、《萬里長城永不倒》激昂振奋人心，男中音廖昌永演唱外國歌劇片段和席慕容大姐的《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》，嗓音寬厚明亮極富情感，最後，所有歌唱家上場，台上台下共同合唱《我和我的祖國》，將晚會推上高潮。



此山中 鄧達智

水清沙幼柬埔寨

製衣業朋友在柬埔寨有不同範疇的投資，經常南飛，除了例行公幹，還有醉心的潛水活動；一直訴說：距離泰國臨海度假勝地芭堤雅及Rayon並不太遠，同為泰國灣水域，水清沙幼，珊瑚礁健康，實為奔波陽光海灘，潛入無聲海底世界之優質選擇。

聽來半信半疑，香港媒體鮮見報道，身邊朋友大不過去過位於靠近泰東邊境Siem Reap的吳哥窟；如今公路稍為進步開車才幾小時，飛機行程45分鐘往來首都金邊，舊區充滿前法國殖民地建築風情，新區發展神速，卻少見被港人封為心頭好。內陸國境為主的柬埔寨，海岸線並不長，東西兩邊被越南及泰國包裹，這兩位鄰邦擁有東南亞非常馳名且配套成熟的弄潮黃金目的地，柬埔寨海濱水域相比，因而面目無光，不少人聽都未聽過。

朋友對旁人的孤陋寡聞輕聲笑過，心底大概慶幸：千祈唔好知道，不然遊客大軍一到，境況大概逃不出近年才發展開來的西港（西哈努克港，Krong Preah Sihanouk），本來一切正面發展，一個疫情蓋過來，資

金斷供，慘淡情況跡近哀鴻遍野，原本上乘的優質海岸線移形換影變得暗淡無光。

筆者多年前曾遊金邊及吳哥窟，印象美好而深刻，這次重來，由從未踏足高棉國境的同伴設計及策劃旅程；除了近年發展迅速的首都及被旅遊業帶旺、歷史性及可觀性成為世上重要奇蹟之一，重要性超越泰國、越南、緬甸、印尼等國早已名利雙收一眾古蹟，位於Siem Reap的吳哥窟。之外，還包括了在下從未聽過位於Preaek Tuck Chhu河海交錯，不少清末已移居的華人混居前殖民法屬，風格獨特內河港Kampot，之後途經西港，乘快速船前往Koh Rong，相信便是朋友口中讚不絕口、海灘水清沙幼、自然生態仍處優質狀態的潛水目的地。

環境猶如早年未發展成熟的芭堤雅及普吉島，水清見底數游魚，沙幼如粉，遊客有數而未至人頭湧湧水洩不通，除了個別晚上營業吃喝玩樂餐廳酒吧，基本上極致安靜；日間被陽光與海水抱擁，晚上伴隨只有蟲聲與星星。夜游，更有發出發光的浮游生物伴隨，身處有若世外桃源，道別時跟來自歐洲為主、萍水相逢的過客們依依不捨，帶着美好回憶踏上歸途。



◆ 沒想過柬埔寨擁有非常優質的海灘資源，近年媒體發放負面消息叢生，親到當地，一目了然。 作者供圖



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

醫生與宗教信仰

醫生是人，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病人也一樣。醫學和宗教是兩個不同的範疇，可互相交集，有時相得益彰，有時出現矛盾。

我絕對尊重病人的宗教信仰，而且盡量取得平衡。

醫生用的是科學的證據，實踐經驗去診斷和醫治疾病，病人的信仰也帶給他們一些積極的作用。

作為醫生，無論自己的信仰是什麼都會以一個客觀中立的態度去對待病人，讓病人有知情權，而作出最適切的选择和治療方法。病人的宗教也是考慮的因素，以客觀的情況同病人分析，最後由病人自己選擇。

有一些情況牽涉到宗教同醫療有矛盾，例如：有病人信的宗教不容許他們輸血，但病人的情況危急可能要輸血救命怎麼辦呢？醫生會告訴病人輸血的好處和壞處，如果他仍然堅持不輸血，那麼只能夠用其他代替品，但可能會危及生命也要他明確知道。以前曾經有人因為交通意外體內大出血處於休克狀態，而他並沒有告訴醫生他的宗教而輸了血救了他的命，當他清醒之後認為他的心靈被人污染了。

有病人要求墮胎，而醫生信天主

教或佛教，不能做，勸說不到，孕婦最後被轉介去看其他肯做墮胎手術的醫生。

有病人被發現患早期乳癌，本來可以做手術完全切除，但因為她的信仰認為不需要切除只需要祈禱，結果一年之間淋巴擴散，兩年後骨擴散，當中醫務人員同她講過我們就是你信的神所派來醫治你的，她都不願意而令到最後難以醫治。

在面對生死的時候有宗教信仰和沒有宗教信仰可能理解不同，有宗教信仰的可能認為生存在世上只是一種方式，離開這個世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，可能在天堂有更美好的生活，沒有恐懼，而他們的家人也減少悲傷，因為他們信永生，將來還可以在天堂相見。

但也有些宗教令到某些人擔心入地獄，覺得很恐怖。

有的信輪迴。

人最擔心和害怕的是未知和不知，作為醫生除了尊重別人的宗教信仰之外，也要盡力而為給予適切的治療、安慰，不能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強加在別人身上；病人要求的也要看具體情況是不是合法、能力範圍能不能做到，如果不可以，可能要轉介給適合的人選或者與他同一宗教的神職人員。



百家廊 鍾倩

楊麗萍和她的「孔雀」

孔雀，素有「百鳥之王」的美譽。著名舞蹈家楊麗萍與孔雀，早已融為一體。癸卯年冬，2022版舞劇《孔雀》全國巡迴登陸山東省會大劇院，我有幸觀看。楊麗萍以孔雀為主線，圍繞春、夏、秋、冬4個篇章，講述慾望與希望，得到與失去、愛與恨、生與死的故事。夢幻瑰麗的舞台裝置，細膩靈動的動人舞姿，如泣如訴的故事畫面，都給人以美的洗禮和靈魂的熏陶。

好的藝術是通用的鑰匙，能夠打開不同的心靈。故事的背景發生在原始森林裏，劇中的孔雀，是鳥，是人，也是「微塵界」——每位觀眾走進劇場，觀演的過程中也幻化為孔雀，跟着演員們一起感受自然的律令、愛恨的交織和生死的無常。

春天，在雨水的潤澤下，萬物萌發，孕育希望，女孔雀薩朵與男孔雀嘎雅相遇，演繹出「人生若只如初見」的乍然驚喜；夏天，一場原野的華美盛宴，草木勃發，慾望膨脹，男孔雀和女孔雀長出華麗的羽毛，他們墜入愛河。那燦若星辰的翎羽傳達着愛與恨的複雜，然而，烏鴉路斑的到來打碎了美好；秋天，大地豐收，也走向衰落，被慾望驅使的烏鴉喚來同伴把女孔雀引誘進牢籠，男孔雀不惜拔光羽毛以換取女孔雀的自由。烏鴉如願以償，卻發現那樣的羽毛不適合自己，用一句話形容，孔雀拔光了羽毛也還是孔雀，她的美麗和聖潔不會減損半分。到了冬季，萬物歸於寂靜，靈魂覺醒，女孔雀終獲自由，在神靈的對話中走向安寧。冬的空靈與愛的神

聖，水的靈動，雲的飄逸，草木的柔軟等，被楊麗萍演繹到極致，男孔雀涅槃重生，寓意生命的輪迴。

楊麗萍自稱「召集者」，65歲的她特別出演了「冬之篇」裏的白孔雀，褪去束縛靈魂的華麗羽衣，再現安詳之美，內蘊着傳承與新生的雙重意涵。從民間架子《孔雀》、《孔雀公主》，到登上春晚舞台的雙人舞《雀之戀》，再到2022年重啟之作《孔雀》，她之所以不惜代價編排這樣一齣舞劇，其初心在於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，她把舞台交給新一代舞者。謝幕時分，烏鴉的手中變出一朵紅玫瑰，獻給了楊麗萍，楊麗萍又送給了女孔雀，足以可見傳承的深意。孔雀的新生也有兩層含義，一是大自然的生生不息；二是文化的傳承和生命的延續。藝術本身就是詩，就是活潑潑的生命，楊麗萍帶給人們的不止是愛與感動，更多的是看到離生命很近的東西，那些靈魂深處的糾結與掙扎，彷徨與抉擇等，都表現得淋漓盡致，無論獨舞、群舞，還是雙人舞，都是用舞蹈的語言完成對苦難的超越，實現美的回歸。

作家史鐵生特別看重精神的舞蹈，他的作品裏有個關鍵詞：心魂，「所以要尊重藝術家的放浪不羈——那是自由在衝破束縛，是豐富的心魂在掙脫固定的肉身，是強調夢想才是真正的存在，而肉身不過是死亡使之更新以前需要不斷克服和超越的牢籠。」在舞劇《孔雀》中，我就感受到了這種自由的捍衛和超越。劇中最大看點莫過於「時間」與「神靈」這兩個角色，時間在樹下不停地旋轉，春去冬來，樹葉

綠了又黃，見證着生命的悲歡；神靈歷經萬劫成為天使，再次回到人間，重回春夏秋冬。儼然，這無不彰顯出楊麗萍旁觀者的態度，她帶給我們一個審視自我的視角，一種超越生命的精神。正如楊麗萍在2023國際舞蹈日獻辭中所說：「這世間，有的人是為了傳宗接代，有的人是享受，有的人是來體驗……而我，是生命的旁觀者。我看一朵花是怎麼綻放和凋謝，白雲是怎麼飄，甘露是怎麼凝結……」所謂旁觀者，是放下執念的覺知，是超越世俗的觀照——以另一種眼光反觀內心，洞察人性，看見更真實的自己。

劇中有兩句話堪稱靈魂之眼，「時間是不存在的，如果沒有我們；時間是存在的，因為我們。」不得不說，《孔雀》是用來回觀心靈的，看孔雀就是認識我們自己，以足夠的勇氣直面生活。

當然，孔雀演繹的東方之美，從「形」到「魂」的滲透與代入，直抵靈魂深處，使人久久不能平靜。我一直在想，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力量？雪花翻覆，楊麗萍身着白色紗裙蹣跚起舞，她在黑暗中迎接宿命，走向死亡，又迎來生命的春天。重生之時，她的手一點點靠近和接觸到神靈，意味着她的覺醒交給了神靈，抵達天堂。

塵埃落定，向死而生，孔雀指向人性。與其說《孔雀》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文化符號，不如說是長羽毛的繆斯。楊麗萍用愛和美詮釋生命的本質，理解自然，承受苦難，讓我們看到自身的局限和渺小，看到人性的可能和美的表達，從中找到精神的歸依和靈魂的信仰。



細說星光 叢仁

黃軒就是實力派

好像還沒有在我這一個專欄寫過黃軒（見圖），可能我一直認為香港朋友對他不陌生吧！不過在新人輩出的劇壇，若不是經常排得新劇播出，也會很快被遺忘。

也許我們還回味着2023年推出過許多精彩的國劇如《長月燼明》、《長風渡》、《長相思》、《向風而行》、《偷偷藏不住》、《我的人間煙火》等等，但畢竟無論成與敗，總得送舊迎新。新的一年，自然有新的劇集會相繼推出，焦點仍會是王鶴棣、楊洋、趙露思、楊紫，二線升呢的如張晚意、敖瑞鵬等都蠢蠢欲動，但踏入新的一年，我寧願拿黃軒打頭陣，作為新年第一篇稿子。

當然，黃軒在2024年也有新劇上，但在介紹他的新劇前，先看看他一路走來的演藝路途。他1985年出生於甘肅蘭州，原來他是北京舞蹈學院音樂劇系的畢業生。他出道之作是《地下的天空》，2014年，就能主演婁燁導演的金馬獎最佳劇情片

《推拿》。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要到2016年，他在電視劇《親愛的翻譯官》與楊冪演對手戲，乘着當時楊冪的人氣，讓電影獲得中國衛視全年度收視冠軍。

2020年後黃軒主演過《完美關係》、《山海情》、主旋律電影《1921》、《我和我的父輩》、《長津湖》等大片令他的知名度步步高陞，演技也得到香港觀眾廣泛的認同。

跨年開播的《天啟異聞錄》，由黃軒領銜主演，當中不乏精彩的武打戲！故事講述明末天啟年間，遼東關外突發的怪病鬧得滿城風雨，錦衣衛褚思鏡（黃軒飾）隻身前往探明真相，意外捲入軍民鬥爭中，在神祕詭譎的遼東濃霧背後，牽扯出一連串的陰謀。

劇中另一位主角吳樾自然是打星，他主演過《葉問》等電影，同時亦是武術運動員，拿過不少獎項。女角張榕容是曾獲亞太影展影后的實力派演員，若大家看膩了小鮮肉、甜寵劇，不妨看看這套《天啟異聞錄》，又是熱門劇外的選擇。



演藝蝶影 小蝶

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

新的一年來臨了，在此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出入平安。

相信沒什麼比健康和平安更加重要。我這句話是有感而發的，因為我自上月30日開始發病，一直發燒3天，喉嚨發炎，咳嗽時非常痛苦。當很多人日間穿上短袖衣褲時，我即使在家，也穿着12月最寒冷那數天的禦寒衣服。平時除非很寒冷，我晚上只蓋薄被。那數天卻竟然蓋上所有被子也不足夠，還要在被堆上再加鋪一塊披肩（因為已經沒有被子可蓋了），又要因為太冷而在半夜起來加穿厚厚的衣服和襪子才覺得暖和。

對，我應該是感染了甲型流行性感冒。

聖誕假期後，女傭病了，應該是在與朋友聚會時受感染。那天早上，我看到她的雙眼紅腫，以為她剛哭過，她說沒有，可能是吹了風。到了下午，我覺得不對勁，問她是否生病，她說有點不舒服。稍後，不見了她，

原來她已經因為太辛苦而躺在床上昏睡。翌日，她的情況變得更差。這次她抗拒看醫生，證明她真的很辛苦。到了診所，我請兩位病人騰出一些位置讓她坐下。平時她一定說不需要，這次她連忙坐下，一直閉上眼睛，相信她正在高燒。等了兩個多小時後，終於輪到她了，醫生替她做了檢測，說她患了甲型流行性感冒，要服特效藥，並且告訴我一個收費數目，是平時醫藥費的三倍，我當然只能就範。她見我點頭，立即開心興奮不已，竟然聲音提高八度，振臂歡呼（她真的高舉雙手），原來「趁你病攞你命」竟然是天職救人的醫生。

我向來抵抗力弱，而且生病時間很長，所以即使香港大部分人都已經脫下口罩，我外出時仍然戴着，避免被傳染。因此，這次陪女傭在細菌和病毒橫行的時候到診所看醫生，我是拚着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心態踏進

診所。我坐在那少於50平方呎的候診間等候兩三小時，與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細菌和病毒對抗，簡直以卵擊石，我當然輸了。當女傭開心地外出享受除夕和元旦兩天假期時，我卻在病榻中跨年生病，一病多天。

這次生病，令我記起多年前的一個除夕。那年我在北京，又是跨年生病。大除夕那晚我發高燒，燒得我昏昏沉沉。倒數時我隱約聽到街上放煙花聲和人們的歡呼聲，可是我在酒店的床上病得無力起來。

翌日吃早餐時，大家都被香港的一個壞消息嚇倒了。對，那個就是發生蘭桂坊事件的大除夕。自那件不幸的事故發生後，我可能只到過蘭桂坊一次。因為只要置身其中，我很難不想起當年的慘劇，那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所以我喜歡祝福別人身體健康、出入平安，因為健康和平安才是最重要和最寶貴。

